

家园的故事丛书

金涛 孟庆枢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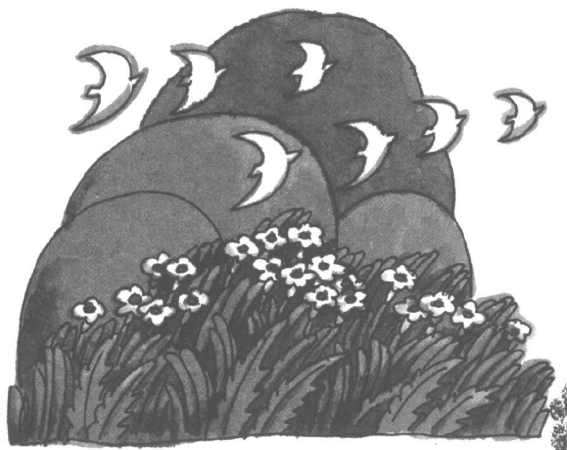
科普作文阅读大系

● 家园的故事丛书 ●

在鸟儿 不受惊扰 的地方

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

科普作文阅读大系

● 家园的故事丛书 ●

在鸟儿 不受惊扰 的地方

金涛 孟庆枢 主编

米·普里什文[俄罗斯] 著

何茂正 冯华英 译

王洪 插图

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在鸟儿不受惊扰的地方/(俄罗斯)米·普里什文著;何茂正,冯华英译.一南宁: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1

(家园的故事丛书/金涛,孟庆枢主编)

ISBN 7-80666-186-7

I.在... II.①米... ②何... III.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I5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7986 号

作品名称:《在鸟儿不受惊扰的地方》

作 者:米·普里什文◎

版权中介:中华版权代理总公司

俄罗斯著作权协会

家园的故事丛书

在鸟儿不受惊扰的地方

主 编:金 涛 孟庆枢

作 者:米·普里什文[俄罗斯]

译 者:何茂正 冯华英

插 图:王 洪

出 版: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

(南宁市东葛路 66 号 邮政编码 530022)

发 行: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印 刷:广西民族印刷厂

(南宁市明秀西路 53 号 邮政编码 530001)

出版日期:2002 年 5 月第 1 版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 3.625

字 数:92 000

书 号:ISBN 7-80666-186-7/G·83

桂图登字:20-2002-033

定 价:7.60 元

本书如有倒装缺页,请与承印厂调换



序 言

家园，是个闻之令人心驰神往的字眼。尤其是对于许多小离家、浪迹天涯的游子，那一个个具体的、鲜活的、渗透着欢乐与忧伤的画面和镜头。

家园，依我肤浅的理解，是留下先人足迹与血汗的故土，是每个人生命之河的源头，有时，也是多姿多彩的人生之旅中最难忘怀的小驿站。

固然，在每个人的心灵深处，对家园的诠释依人的阅历不同而异彩纷呈。

外婆的澎湖湾、故乡的田间小路、夜色初升时提着灯笼在田野草丛中嬉戏的萤火虫、童年小伙伴扎猛子学游泳的小池塘、暴风雨中的电光和惊天动地的一声霹雳、秋高气爽的天空中排成人字形的雁阵、除夕之夜的鞭炮声、雪花纷飞的冬夜、第一次背着书包踏进课堂的惶惑以及慈母的叹息、情人的热吻、婴儿的啼哭……所有这些刻骨铭心的记忆，无不是家园在我们心头摄下的影像，随着岁月的流逝反而变得更加清晰。

对于家园的依恋，大约也是人性中无法改变的怀旧情结吧。

不过，对于人类整体而言，不管肤色、民族和国籍有怎样的差异，也不管文明的进化程度和意识形态有怎样的不同，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家园，即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。

科学的发现和人类的历史都证明：地球，这颗宇宙中最美的星球是人类诞生的摇篮。地球上的山脉、河流、海洋、湖泊、岛屿、森林、草原、沙漠、田野……不仅为人类世代繁衍提供了生存空间，也为人类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贡献了源源不断的自然资源。地球上的空气、水和土地，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。至于千姿百态的花草树木和种类繁多的鸟兽虫鱼，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必需，也是人类的忠实伴侣。

人与地球的关系，从深层次探究，不仅仅限于地球赋予了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，在长达几万年或更悠长的历史进程中，地球的自然界也构成了人类的精神家园。山川的秀美、沧海的壮阔、日出日落的庄严、寒来暑往的韵味，





乃至莺飞草长的无限春光、万物欣荣的繁华盛夏、秋风秋雨的万般愁思、雪压冬云的苍凉寂寞……凡此种种均深深植入人类的精神世界，幻化为艺术的创造、思念的思维、情感的寄托，最终成为人类生存的必要前提。

然而，时至今日，举目四望，人类的家园在风雨飘摇之中。被誉为“地球之肺”的热带雨林，在机器的轰鸣声中成为寸草不生的荒山秃岭，肥沃的土地因失去植被的庇护而水土流失，变成赤地千里的荒原；千千万万的飞禽走兽被捕杀殆尽，人们只能在博物馆的柜橱里看到它们的遗骸；昔日奔腾的江河已是毒液翻涌，变为死亡之河；一颗颗明珠般的美丽湖泊黯然失色，在无奈的悲伤中走向死亡；连浩瀚无垠的海洋也充满毒素，再也无法维持众多水族的生存；至于人类头顶的天空，空气混浊，酸雨霏霏，日渐撕碎的臭氧空洞，正在给人类带来防不胜防的灾祸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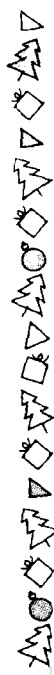
这不是危言耸听。人类的家园到处响起了告急的警报：春风伴着遮天蔽日的烟尘四处肆虐，无情的滚滚流沙步步逼近繁华的城镇，江河泛滥、洪水滔滔，千里原野变为沼泽，旱魃的魔口在非洲每天吞噬成千上万条生命。至于水资源的匮乏、环境的污染、珍稀物种的灭绝、疾病的蔓延，已经不再是个别的事件了。

人类，也许只有在失去了美好的事物之后才会懂得珍惜。对于正在失去的家园，理智而未丧失良知的人开始奔走呼号，呼吁社会竭尽全力加以爱护，因为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，一旦人类毁弃了自己赖以立身的家园，最终毁灭的是人类自己。

我们正是怀着如此真诚的心情，选编了这套“家园的故事丛书”，这些体裁不同、风格迥异的作品，虽是出自不同国家的作家之手，然而他们都是以对大自然的关爱，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人类家园的美丽。这里有对弱小生命细致入微的观察，也有对生态环境遭到污染的忧思；有从人与自然的和谐反思人性的偏颇，也有以诗一般的语言唤醒人的良知。总之，这些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关爱我们人类的家园，倘若读者能从中受到感悟，从我做起，用爱心珍惜我们周围的一山一水、一草一木，使人与自然和睦相处，使人类的家园免遭厄运，永葆青春，那么我们的努力就达到了预期的目的。

金涛 孟庆权

2000年4月22日（世界地球日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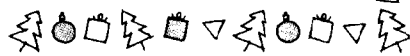




目 录

在山冈上	1
从彼得堡到波韦涅茨	4
森林、水和石头	16
哭丧女	34
渔人	57
壮士歌歌手	74
猎人	91

目 录





在山冈上

片片青苔相连，块块土墩相接。刚趟过湖泊，又遇到水洼。我的靴子渗进了水，就像两只破旧的打气筒，走起路来“吱吱”地响。要从泥泞的沼泽地里拔出靴子来，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

“等一等我，玛努伊洛，我累了，走不动了。这离树林还远吗？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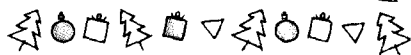
“已经不远了，那不就是树林嘛，你从那棵枯松树看过去，看见了吗？就是被雷劈开的那棵黑松树。过了那个地方就到了。”

黑松树挺立在那儿，这棵树不高，还没有玛努伊洛高。在长满苔藓的沼泽地里，所有的树都没有玛努伊洛高，在这里，玛努伊洛显得可高大了。

疲倦的人们停了下来。拉依卡也疲倦不堪，顺势往下一倒。他呼哧呼哧地喘着气，还伸了伸舌头。

“我的一辈子就这样过的。”玛努伊洛说道，“我总是在沼泽地和树林之间不停地走，走啊走，直到实在走不动了，往潮湿的地方一倒，就睡着了。要是有一条可怜的狗跑过来，准会把我当做死人，对着我狂吠一通。我睡够了，又爬起来接着走。从泥泞小路到树林，又从树林到泥泞小路，从高坡到洼地，又从洼地到高坡。这就是我们的生活。哎，走吧，太阳已经落山了……”

气筒似的靴子又“吱吱”地响起来。树林派来迎接我们的先是一些小棕树，然后是较大些的棕树，最后是高大的松树。它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围拢来。树林里暗了下来。尽管北方的夏夜很短，但还是有





他看了我一眼，意味深长地、甚至有点神秘地说：“在我们的树林里有许多这样的鸟儿，是人们从未见过的。”

“是没有受到惊扰的鸟儿？”

“对，就是这种没有受到惊吓的鸟儿。此地这样的鸟儿很多……”

我们又入睡了。但是这时，有个个头不高、衣冠整齐的城里人与玛努伊洛争论开了：

“没有这样的鸟儿。”

“有，有的。”玛努伊洛平静地坚持道。

“就是没有，没有。”小个子激动起来，“这只是在神话里，可能是在很久以前的神话里才会有，而实际上根本没有，是虚构，是传说……”

“喂，你去跟他说。”高大的玛努伊洛对我抱怨道，“无论你见没见过，反正在我们这儿，这样的鸟儿就是多得不得了。他却说没有。这样的鸟儿肯定是有的。在我们这样的树林里怎么会没有这样的鸟儿呢？”

……

“喂，起来，起来，太阳出来了，你瞧，天边都红了。起来吧！趁着太阳还没有把露水晒干，鸟儿还在梦乡里悄无声息地睡觉……”

我爬了起来。我们踩灭了篝火，扛起猎枪，从山冈上往低洼地、树林深处和泥塘走了过去。





从彼得堡到波韦涅茨

在开始讲述自己在“鸟儿没有受到惊扰的地方”旅行的故事之前，我想先解释一下，为什么我要远离我们祖国理性生活的中心，到偏远的密林深处去。那里的人们狩猎、捕鱼、相信巫师和森林与水域里的鬼怪，通过在几乎看不清的林间小路步行来相互传递消息，并靠松明照明……总之，他们几乎过着原始生活。为了使自己能为读者所理解，我先从远一点的情况谈起。

众所周知，柏林是一个被铁路环绕的城市。在德国首都，市民出行都离不开火车，从车窗里可以观赏到都市里的生活。我记得，当时使我很惊讶的是，在居所和厂房之间到处可以见到小小的亭子间。在这些小亭子间之间，有一片半间房子面积大的土地，周围竖着篱笆，一些拿着铁锹的人在地里刨着什么。在高大的建筑石墙和正冒着烟雾的烟囱之间，看见这些拿着铁锹的人岂不叫人感到奇怪？我就很好奇，想弄清楚这究竟意味着什么。还记得与我同车厢的一位先生对着这些庄稼人鄙夷地笑了笑，就像大人讥笑小孩似的。他告诉我一些他们的情况：在首都的房屋之间，总有一些没有建造房屋或铺上沥青和石头的小块土地，于是，几乎每个柏林的工人都禁不住想要租用一块这样的小土地，在上面先建造一个小亭子，然后利用星期天在亭子周围种上土豆。他们之所以这样做，并非出于利益的考虑，因为这些微不足道的土地当然不会收获太多的蔬菜。但是这就是工人的“别墅”。秋天，土豆成熟的时候，工人们在自己的园子里举行土豆节的宴会，





而且宴会无一例外的总是以火炬游行告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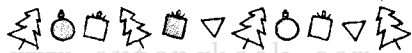
这些德国的别墅主人就以这种方式给自己的心灵寻找慰藉。别墅的意义，就在于可以恢复在城市里因过度劳累而失去的体力，并与大自然进行直接沟通。与大自然的交流把人引入了奇思妙想之中。与这些夏天拥挤在城市郊区、别墅里的工薪阶层的人们相处，我们的心情顿觉轻松了一些。

现在读者会明白我为什么要安排这样两个月的自由时间了，因为我要为自己的心灵找到一个地方，在那里，我将对我周围的自然世界没有任何疑问；在那里，人类，这个大自然的最危险的敌人，可以对城市一无所知，却能够与大自然浑然一体。

在哪里能找到一个鸟儿不受惊扰的地方呢？当然是在北方，在阿尔汉格尔斯克或奥洛涅茨省，这是一个离彼得堡最近、又没有接触到城市文明的地方。与其说要在“旅行”这个词的完全意义上使用自己的时间，亦即使自己的足迹遍布这个广阔的空间，我觉得，还不如在这儿找一个具有典型性的小角落住下来，研究这个小角落，这样会比旅行更易于得出有关当地情况的准确结论。

从经验来说，我知道，现在在我们祖国已经很少有这样一个地方了：在那里鸟儿不会受惊扰。于是，我从科学院和省长那里办理了免检证，我要前往各地搜集民族学材料。在记录神话、壮士歌、民歌、哀歌的时候，我确实有机会做一些有益的事情。同时，在从事这些美好而又极为有趣的活动时，我可以有很长一段时间在精神上得到休息。我把感兴趣的東西都拍成照片，并带着这些资料，回到彼得堡，我决定尝试撰写短篇系列特写，哪怕它充当不了这个地区的全部风景画，也能在某些方面成为这个地区风景画的补充。

忙碌的彼得堡人很少对首都的一些地方感兴趣，而这些地方却牵动着俄罗斯改造者的记忆。数以千计的人每天从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纪念碑旁边经过，到某个岗位或者工厂去上班，却完全不注意这些纪念碑。当周围的人都急匆匆地忙于事务的时候，也确实不便于去观赏





这些纪念碑。因此，只有外国人和外省人才想到要观赏它们。

但是，就在这时，你来到了郊外，起先是不见了房屋，只见工厂烟囱林立，然后，烟囱、房屋和别墅也都一一消失了，最后只留下了一些黑点。这时人们打开了有关彼得大帝当年完成大业方面的话匣。人们遥指着涅瓦河上半干枯的树木说，这是“红松树”。彼得大帝当年曾经爬上其中的一棵树，从那里观察战斗……而这是拉多加湖，运河的源头正是由此开始。当时有人说，彼得大帝用这条运河整治不驯顺的湖……这里可以看见位于小岛上的施吕瑟尔堡要塞，正是由此人们想起了彼得大帝的事业，并想到整个国家的命运：诺夫戈罗德人建起了被称做奥列塞克的要塞，后来归属瑞典人，并被改称为诺捷堡。1702年，一场著名的战役之后，城堡重新回到俄罗斯人手里，又被称为施吕瑟尔堡要塞。

但是老人、中学生、小姐和带着相机的先生都不知为什么默默不语。

“唉，先生！”——老人嘟囔着。

似乎一些病态的白色幻影从脑海里向人们飘来，不由得令人想起彼得大帝的辉煌事业……

越往前走，人们就越来越多地看到彼得大帝在这个地方逗留过的各种痕迹。人们指点着这些痕迹，却不可能在这里说尽所有有关彼得大帝的民间传说，因为它们是如此之多，使你不知道从何开始，怎样衔接。这由历史学家来说更为合适。我们的史料有必要弥补这个空白。

* * *

太阳落到拉多加湖里去了，但是这并没有使天黑下来。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，与其说太阳落下去了，不如说太阳“在下山”。似乎太阳在水平面上隐藏了起来，就像鸵鸟为了躲开猎人而把脑袋藏进沙堆里一样。天依旧是那么亮，只是一切略微变得朦胧了一些。被隐藏的

在鸟儿不受惊扰的池畔







太阳照亮的橙黄色烟雾朦朦胧胧，轮船在湖面上开过的痕迹变得模糊起来，但是这痕迹并没有消失，它渐渐地扩散，向着远方渐渐看不见的湖岸扩散开去。所有的人都默无言地凝望着水中和空中的航道，他们本身也变得朦胧起来……这不是老人、小姐或中学生，而是神秘的远方物体。

微风吹来，涟漪泛起，碧波荡漾。微风也许不会使大船明显波动，但是，湖面的单桅小船却会由此微微颠簸起来。“滨海”号船稍稍荡起碧波，芬兰船扯起绷紧的彩画般的帆。远处有个白点。这是航标灯呢，还是面朝拉多加湖岸的教堂，抑或是某条大船的帆？白点会消失的，但是应该很快就能看见航标灯，然而，在红色的太空上勾勒出来的却是一艘大湖古船的丰满轮廓。

* * *

我不记得哪位旅行家说过：当你坐上俄国的船，千万要小心，要仔细观察船舱，里面是否漏水，这条船会不会发生什么问题，船底会不会散开等。我按照所说的办法去做了。我们坐的是新船“巴威尔”号，它还是第一次执行航行任务，从彼得堡到彼得罗扎沃茨克，再到波韦涅茨。这条船是英国制造的，甚至连轮船拥有人的公司本身都是照英国方式建立的。

“嗨，”一个个头不高、圆脸的公司成员彼得罗扎沃茨克商人对我们说道，“别提了，在英国甚至一个雇佣公司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私人轮船，而我们俄国商人，却不能像购买商品那样购买自己的私人轮船。”

我不知道，在俄国是否曾经有过这样的公司，在这样的公司里聚集着一些中小商人。要成为该公司的成员，只要交足 200 卢布的股份就可以了，但是必须用本公司的船装运他们的货物。这里制定了一些规则。那是一个充满朝气和令人振奋的时代，人们怀着美好的希望……从国家杜马那里传来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声音。



“你们知道吗？”船上这些新水手们迫不及待地说，“现在难道是能够袖手旁观的时代吗？在我们这里，在奥涅加河岸边，有一些游手好闲的人无所事事，他们什么都不想了解，不管在什么地方，都认为自己是了不起的……这就是自尊心！告诉你，这些自尊心极强的人出于自尊心，连报纸都不想看！”

这些商人全都为崭新的前景和新时代的广阔前程兴奋不已。他们亲自参加轮船的首航，并充当水手。

有一个人一头扎进机舱里，出来的时候带着满脑门的黑点，他用手帕擦拭着衣服上的油迹，另一个人则用各种问题缠着船长。更多的人集中在船尾，观察着计算节（海运速度：海里/小时）的仪器。

“简直不可能！60节！每小时30俄里！”

节、纬度、航线……就这样，这些大腹便便的志愿水手们不断吐出一些航海术语，其中一个人甚至还握着罗盘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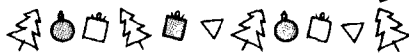
现在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追赶“斯维尔”号船，这条船属于老公司。“巴威尔”号每小时行驶的节远远超过“斯维尔”号，因此，它有可能在拉多加湖上追上“斯维尔”号。关于这一消息，早在售票的时候就已经公之于众了。人们就是为了这个原因，才算着节数，眼睛盯着远方，看是否有烟雾出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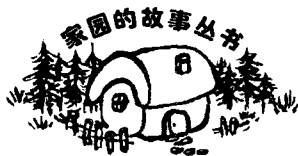
烟雾真的出现了！越来越多。烟囱也看得见了。节、纬度和航线……一切都被抛到脑后了。还有半个小时，欧洲商人就要在拉多加湖上庆祝胜利了。

突然，机器里有什么东西发出“吱吱”的响声，不知是什么东西在断裂，甲板上冒出了重重烟雾。大家都慌张起来，有人把消防管的末端安装到机器上去。

过了一个小时，这一切都安然无恙地结束了。轮船重新起航了，但是人们不得不彻底放弃追赶“斯维尔”号的想法。

“没关系，没关系，”船主们伤心地相互宽慰道，“机器是新的，它需要磨合……”





现在，当我写这些的时候，该公司两艘轮船“彼得”号和“巴威尔”号都忧伤地停泊在涅瓦河上，一艘没有气锅，一艘没有轮子。它们都遭遇了事故：一艘在斯维尔石滩，另一艘在奥涅格湖里。整个夏天它们一共才出航了一两次。

“自尊”的商人得意洋洋地说：“它们这是在哪里航行啊，尽碰到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。难道这么大的货轮能够在我们这儿的河流和湖泊里航行吗？真是些糟糕透顶的领航员。”

我不知道，老公司现在是否增加了旅客费用。新公司曾经把费用削减了一半。

* * *

刚处理完一桩不幸事件，现在又开始颠簸了，而且，船越往前开，情况就越变本加厉。一位一直沉默不语的小姐首先从座位上站起身来，向甲板走去。母亲怀抱里的小姑娘又病倒了，她说：“妈妈，这是马车‘比亚’！”最后，老上校也朝甲板走去。回来的时候，他有点懊丧地说：“我说过无数次，不要走这个该诅咒的湖！”他特别不自在，因为他刚才还在说他如何骑着带角的熊。

不管怎么说，当斯维里河口终于出现在前面时，大家都高兴起来了。

斯维里河可以运输木材和面粉。它是马林斯克水域的一个河口，把彼得堡和伏尔加沿岸连接起来。我这么说，并不是要给工业做概述报告，只是想说这里的商业生活给其他地区的影响有多大。比如，大的商业村落里，木房子很大，窗户也多，这当然很好，可是为什么在这些舒适的房屋周围没有花园、树木或菜园？如果听一听那位从特维里来的大娘的谈话，你就会明白过来，她是松尼格地区的人，同丈夫一起来的。大娘和我一样，也不满意这些房屋的周围环境。

她吃惊地说：“为什么只有男人在走动，你们的庄园、菜园在哪里？耕地在哪里？为什么篱笆歪歪扭扭的？”



奥伦赫人说话的时候都露出惊讶的样子，但是比起特维里人来说，我感觉没有那么厉害。他说，歪歪扭扭的篱笆更牢固，本地菜园不宜翻耕，另有安排。照他所说的，领航员一个夏天可以挣到 300 卢布，因此无暇顾及蔬菜的种植。但是，大娘自有一套逻辑，即“妇女”的逻辑，因此她打断了奥伦赫人的判断。

“可我们那里到处都是菜园、庄园，15 俄尺见方的田野一马平川，篱笆笔直，而这里像什么？”她轻蔑地大叫大嚷，指着岸边说，“尽是灌木丛，坑坑洼洼，高低不平，到处都是石头……”

沿岸确实让人感觉不愉快。它们过去大概也曾经兴旺过，那时到处都长满历史久远的大树。现在木材依然到处都是，但是当你听到“木材”一词的时候，总是有这些形容词相伴：锯好的、建筑用的、烧火用的等。拖轮运载着木材，码头上堆满了木材，商人们谈论着木材，总之都在木材周围忙碌着。这些忙碌，看来并非是张罗者为自己准备的，它们都将被运送到彼得堡去。这里的人多少有点美国人的风格。比如，年轻人都穿着彼得堡时髦的大衣，一般说来，他们还都是文化界人士。就像俄罗斯人常见的情况那样，他们乐于谈自己的出生，例如“出生在斯维里河畔，是种田人的儿子”等。男孩一旦病倒，家长们急忙在圣像前点起蜡烛，跪下来祷告：“圣徒，恢复孩子的健康吧！”他们向圣徒许诺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去侍奉主一年。当儿子成了 18 岁的青年人，就被送到索洛维茨基修道院去“还愿一年”。儿子是带着极大的宗教热情前往修道院的，但是在那里，他的这种热情完全冷却下来。修道院的生活几乎与尘世生活一样，甚至更糟。“在那里什么坏事都有，一包香烟卖到 50 戈比。”他回到家里，想过日子。可是，一个农夫的日子会是什么样呢？砍树、用斜钩把石头分开、用原始的木犁耕地，并种上黑麦、谷类和芜菁，甚至没法考虑能否在这一年里养活自己。一个年轻人到彼得堡去寻找自己的幸福。他什么都干过，最后做了裁缝。他穿戴漂亮地回到自己的故乡，准备给所有的家乡人缝制彼得堡时尚服装。

从彼得堡到彼得堡

